

你好，我的童年

□李晓



凤凰山

都市慢生活

巴山夜雨

10

2021年6月11日

星期五

邮箱：
3213456266@qq.com□主编：郝良
□编辑：蔡伟

你好，我的童年！我，一个中年男人，向遥远时光中的童年发出呼唤，致以敬意。

一个人的童年，苍穹一样覆盖了整整一生。因为童年的经历，镌刻在这个人成长的骨骼与心灵里。

而今回忆我的童年，经过岁月慈爱光泽的照耀，泛出古铜一样的光芒。

其实我的乡间童年，有着成人一样的忧郁，以至我现在看待万物，总赋予一层悲观的色彩。但一个忧郁的童年，那些童贞的时光在淡青色天幕里，依然星星一样闪烁，让我深情凝望，对它们诚挚地致敬！

向昆虫致敬。蝴蝶、蜻蜓、蟋蟀、蚰蚴、蚂蚁、螳螂、萤火虫……我还在乡村的池塘边、山坳里等待你们。我成年以后，对昆虫的记忆，也差不多就是来自童年的认识，我把它们捉弄在掌中，凝视它们，像要托付一种生活。我曾经将一只死去的昆虫掩埋后独自凭吊。我曾经爬上一棵大树，观察一只蚂蚁的行踪，发现一只蚂蚁缓慢爬行，回到了它那伙伴成群的家。想起总是为芝麻小事吵架的父母和那冷冷清清的家，我想变成一只蚂蚁，回到一个安静温暖的家。我还在漆黑的夜晚迷了路，是手中玻璃瓶里萤火虫发出的微光，帮我找到了回家的路。这些消失的昆虫，在童年的天光云影里，常常朝我飞舞蹦跳而来，让我相信，即使我步履蹒跚迈入苍老之年，当再

次和这些童年的昆虫相遇，我也会返老还童。

向童年的零食致敬。烤红薯、烤玉米、桑葚、煮蚕豆、炒螺蛳、南瓜子……还有贩子挑着担子响着拨浪鼓叫卖的麦芽糖。嘴里嚼着这些童年的零食，就是一生中回味无穷的幸福味道。几个小伙伴趴在一棵树上吃桑葚，一群蚂蚁也在桑葚上忙碌地爬来爬去，它们也在分享这一道甜食。还有乡里供销社玻璃货架里那些零食：一分钱两颗的水果糖、八毛一斤的饼干、六毛一袋的花生糖。还记得吗？供销社那个扎长辫子的姑娘，她用猪排骨做的瓢舀盐巴，有一天我们趴在玻璃货架前都流出了口水，这位善良的姑娘，送了我们一人一颗水果糖。后来，这位姑娘疯了，她爱上了食品站那个卖肉的男人，但那男人爱上的是一个卖大米的粮站姑娘。

向童年的玩具致敬。滚铁环、风筝、万花筒、纸糊的望远镜、鸡毛毽子、白纸牌、石子做的五子棋、铁滚车……这些童年的玩具，与我们结伴而行。老师在课堂上说，一寸光阴一寸金，我们却被这些玩具迷住了，迷迷糊糊度过了懵懵懂懂的光阴，而今回忆起来，却是生命中最无邪的美好时光。这些玩具，常常在中年的梦里飞奔而来，乌溜溜的黑眼珠里，一个个少年在风中“呼啦啦”奔跑。

向童年的牲畜致敬。山坡上如白云飘荡的羊群，吃

青草时偶尔抬头的老牛，大摇大摆走着的鹅、鸭，飞奔的兔，圈里母亲要喂养整整一年的猪——那些童年的牲畜，它们的肉是那么香啊，吃了一块用青草喂养大的猪肉，三天后还唇齿留香呐。啥时候，需要抢救一下这些其实一直没灭绝的牲畜呢？恢复它们本身的习性、食物链，让它们逍遥地在大地上的活动、觅食。

向童年的这些时光致敬。课堂上那些老课本，黑板上老师用粉笔“沙沙沙”写个不停的声音；妈妈在山坳里喊回家吃饭的声音久久回荡，那时炊烟正一团团飘进黄昏中的白云深处；一只猫爬上了青瓦屋顶求偶时发出“喵喵、喵喵”的声音；知了在树荫中的鸣唱；水彩蜡笔都画不出的美丽彩虹，少年望着夕阳时的孤独与遐想，外婆的水井湾，村头那棵护佑一个村子的黄葛树，它的叶片在风中发出哗啦啦的声响似在欢迎游子回家；一个忧郁的少年拿着涂改了考试成绩的成绩单走在回家的路上，两个互喂零食的少年；还有一个叫阿芳的小女生有天歪过头来对你露出的天真笑容，她长着两颗小虎牙，眼睛像小鹿一般闪亮……

我的童年，把时光深藏中的底片还给我吧，让我在光阴的深水浸泡中，看它们清晰地显影，再缓缓走近，向它们说上一声：你好，童年！让我永远拥有一颗人间山水草木一样慈悲而感恩的心。

无题

□冯尧

风吹走什么就会吹来什么，每年春天一到
世界就会恢复到最初的模样

想到这里，总让人难堪甚至悲伤
我们失去的一切
会不会
再出现一遍

明知一切终成泡影，却不肯承认
黑和白，对与错
我原谅了一切，却不肯
原谅自己

风吹来什么便会吹走什么，每年
风吹过的地方
什么也没有出现

夏意(外一首)

□张步伐

萌萌的藤须努力向上生长
顶着露珠里的月光
铺开的村庄月色融融
风在蛙的舌尖上舞蹈
合着柴门吱嘎的韵律

蒲扇缓缓打开
古老泛着炎黄的色彩
烟头上的花朵
时隐时现地开放

植物在用果实交谈
枇杷 车厘子 李子
挂满夜空
粉嫩的脸蛋被胡须扎出
咯咯的欢笑

炊烟袅绕在古槐的上空
伸长脖子
把目光放出山外
寻找泛着麦香的乳名

灯笼里的梦
沿着崎岖的山路
寻着诗意回家

端午

被粽叶包裹的日子
用丝线轻轻缚牢
摆放在民间的祭坛
举杯 倒一地的雄黄酒
不屈的魂从汨罗江升起

抖落一身风尘
让襟袍飘飞《离骚》的音韵
和着擂动的鼓点
站立在艾蒿的叶脉里
聆听《楚辞》敲出的黄钟大吕

离弦的船
挺直的脊梁
滚动的汗珠
汇集成波涛汹涌的壮阔
托起一个民族不沉的信念
桨声跨越历史的烟云
去赶赴一场心灵的对话

打赤脚

□孙和平

青年时代入读西南师范大学，听说上世纪60年代初朱德委员长来校视察，全校学生有一个必须的纪律保证是穿鞋，绝不允许像平时那样，在校园里一个个赤脚大仙似的。

大学生“打赤脚”的故事着实让我听来新鲜。不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小学生打赤脚倒是常事。我上小学，天天赤着脚，穿鞋反倒觉得“不惯享”。上了中学，我再也不好意思赤脚了，好在母亲给做了圆口布鞋，千层底的。可来自农村的同学不少仍然是打赤脚。即使穿吧，也是挺珍惜的。星期天从家里返校，十里八里，快到校门口了，才就着河水洗洗脚，把拿在手上的鞋给穿上。

还听说，在我的母校开江中学，大冷天，有一届同学下晚自习后，都是就着宿舍洗漱间的冰凉水龙头冲洗泥脚，然后上床睡觉。老校长田理阳，在一个晚间巡查时发现了这个情况，顿感痛心，深感自责，当即叫来教务长商量。于是，第二天晚上，同学们得到一个惊喜：一个盛满热水的大桶搁在宿舍门边，老教工正一瓢一瓢地分配着……

那个年代物资匮乏，但精神富足，过

穷日子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大家都不感到什么穷啊苦啊。但如今物质财富已极大“涌流”了。现在回忆打赤脚的旧事，隐隐觉得有了一种新的感觉。

什么感觉呢？肯定是穿皮鞋没有的感觉，肯定是物质财富极大涌流所不可能产生的感觉。是那种回归自然，温馨可人的自然美的感觉，淌着热汗享受人性美、人情美的感觉。

不是吗？作为现代人，你难道感觉不到打赤脚所拥有的那份儿自然亲近吗？你难道感觉不到穿布鞋所拥有的那份儿原生态吗？你难道感觉不到珍惜老母亲一双布鞋和老校长一瓢热水所体现出的那种可贵人性温暖和人文意蕴吗？

鄙人得《布鞋吟》诗一首，云：
担肩起脚轻，老母昔年心。
百衲根根线，深更撇撇针。
青云远千里，故土梦三寻。
寸草般般绿，春晖片片金。

所有这一切，都已经从我们身上、手上、心上失去了，失去了。如今我们究竟还拥有什么？

房子？车子？票子？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仅仅拥有这些东西，就能像失去

了的那些一样，滋润我们的心灵？支撑我们的精神？抚慰我们的灵魂？激活我们的生命？鼓动我们的理想？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而没有了那些我们祖祖辈辈所拥有的，我们还可以活得更好吗？

回答当然也是否定的。

1894年，张澜先生22岁，这一年，他参加科举考试中中了秀才。离家赶考前，母亲拿出一双亲手做的布鞋给儿子穿上。而此前，都是穿母亲打的草鞋。家穷，只能如此啊。考完试回家，张澜立即脱下新布鞋珍藏好，只是逢年过节穿一次二次。50多年以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张澜作为国家副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穿的就是那双旧布鞋（见《张澜年谱新编》）。

